

社会资本影响农村长期互助

护理保险参与意愿吗

——来自江苏淮安市调查数据的经验发现

宋学红 彭雪梅 崔微微¹

【摘要】为缓解农村失能老年人面临的长期护理难题，本文提出利用农村社会资本以“时间银行”为基础构建长期互助护理保险，并采用江苏淮安市淮安区农村居民的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其可行性，发现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参与长期互助护理保险的意愿影响显著，且社会资本各维度对农村居民是否参与长期互助护理保险的支持作用存在差异化影响。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社会网络”“社会规范”“社会参与”的观测值越大，农村居民越倾向于参与长期互助护理保险；而“社会信任”维度因子越大，越倾向于不参与长期互助护理保险。总体来说，农村社会资本为长期互助护理保险提供了土壤，能够促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产生，但初期实施会遇到一些阻力。

【关键词】农村长期互助护理保险 社会资本 时间银行

【中图分类号】:F84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306(2022)07-0047-15

一、引言

中国老龄化发展进程迅猛，2011年到2020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由1.78亿陡增至2.54亿，占比由13.3%增至18.7%。^①随之而来的老年照料问题亦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2016年以来，我国已在49个城市开展了长期护理保险试点。^②而农村地区，青壮年外出打工，老年人留守乡村，“儿女照料年迈父母”的传统反哺方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同时，农村老年人经济能力薄弱，社区养老服务不完善，使得失能老年照料问题尤为突出。那么，农村可以开展与城市一样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吗？目前，试点城市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筹资多以社会医疗保险基金拨付为主，财政补贴和个人少量付费为辅，总体存在“基金未来是否充足”的担忧。^[1-3]与城市相比，农村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筹资水平低，无力拨付多余款项支持长期护理保险的开展，而个人和政府财力有限，如何缓解农村失能老人的照料困境是新时期亟待解决的重要民生问题。

现有文献关于农村失能老人照料困境的研究已逐渐从失能老人面临的困境分析（包括护理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等）转变到养老服务供给的解决和保障制度的建设，^[4]-6]多数学者意识到“多元化共同服务”是解决农村失能老人照料问题的最优路径，即调动家庭、政府、社区、市场各方力量的共同参与。其中，2008年河北邯郸市肥乡县率先开展建设“互助幸福院”的互助养老探索，“集体建院、集中居住、自我保障、互助服务”的方式在全国不少乡村被“复制”，但“互助幸福院”只是农村老年人聚会、日常活动场所，能够填补健康老人的精神慰藉需求，几乎不涉及对失能或半失能老人的照料服务。^[7]近年来，中国一些农村地区，如四川凉山州、青海农牧地区等，开展“扶贫+”互助养老模式的试点，由政府购买服务，组织农村闲置劳动力给当地失能老人

¹**作者简介**：宋学红（1988—），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保险与精算系，博士生。电子邮箱：songxhdyx@163.com。

彭雪梅（1969—），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保险与精算系，教授。电子邮箱：2284585413@qq.com。

崔微微（1988—），贵州财经大学大数据应用与经济学院，副教授。电子邮箱：tsuivv@sina.com。

基金项目：本文受到西南财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农村老年长期互助护理保险制度研究”（JBK1903001）的资助。

和孤寡老人提供照料服务。以上互助养老探索均以政府经济支持为条件，缺乏契约保证，其可持续性令人质疑；且模式基于“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强调给予提供服务的村民经济报酬，忽略了人性中的利他性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归属、文化传承等非经济因素。

中国农村地区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相较于城镇，其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正如费孝通先生描述的“差序格局”理论，农村是一个以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中心的熟人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农村居民之间互相信任的程度比较高，守望相助，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并由此衍生出普遍化的互惠规范。这种因血缘、地缘、业缘、学缘等因素构成的关系网络，便是中国农村社会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农户中自发形成的社会资本有助于降低农户凝聚力的分散性，从而克服合作困境。

而时间银行是动员、整合和发展社会资本的一种方式。时间银行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 Edgar S. Cahn 提出的，宗旨是通过提供服务换取未来他人服务，即将当前自己提供服务时间存储起来，在自己未来需要时换取同等时间的服务。时间银行较好地利用了人们的互利动机，在社会网络中以组织的资源丰富性优势弥补个人的资源稀缺性劣势，促使共享养老资源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资本为整个社会带来丰厚的无形收益。^[8]时间银行这一新型互助劳务养老模式为完善低收入老龄化群体自我养老提供了新思路。^[9]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缓解农村失能老人照护困境的新思路：利用农村社会资本构建一种以时间银行为基础的长期互助护理保险制度。这种保险制度运作机制是：参与人在身体健康时为失能老人提供护理服务，并将服务时间积累起来，当自己或家人需要照料时提取出来，由他人提供同等时间的护理服务。这相当于为自己买了一份长期护理保险，只不过参与人以劳务代替金钱作为保险缴费。接下来，本文将验证以上设想的可行性，同时观察农村社会资本是否支持长期互助护理保险及社会资本中哪些维度支持该保险制度。

本研究的学术贡献在于：（1）率先提出了建立农村长期互助护理保险制度的新概念和新思路，在理论上丰富了当前中国特色的农村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探索；（2）用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分析了农村社会资本对以“时间银行制”为基础的长期互助护理保险制度的影响，弥补了“时间银行”大多属于定性研究的缺陷，并拓展了时间银行应用的研究；（3）进一步探索了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对增进集体利益的集体活动的不同支持力度，有助于在实践中对农村社会资本不同维度的开发与利用。

二、农村社会资本的构成及其对长期互助护理保险制度的影响分析

（一）社会资本的概念和农村社会资本的构成

社会资本概念跨越了不同学科，学者们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视角对其进行了界定，不断发展并丰富其内涵。第一个对社会资本进行系统性阐释的社会学家布迪厄指出，社会资本是个人或群体因拥有稳定、制度化的关系网而积累的实际或潜在关系的总和，它为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提供共有资源的支持。^[10]科尔曼（1988）从功能性出发，指出社会资本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和结构中，由结构性要素组成，并服务于关系中的成员。^[11]帕特南（1993）从社会组织角度出发，将社会资本从个人层面上升到集体层面，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12]福山（1999）从社会规范的视角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有助于两个或多个个体之间相互合作的非正式规范，它存在于人们的社会交往中，能够促进集体的团结和合作，如及时履行义务互惠互助等。^[13]林南（2001）认为，社会资本是在目的性行动中被获取的和被动员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14]可见，他们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具有以下共性：社会资本以社会网络为载体，网络中具有相似特征的群体分享价值观念、规范和信任，形成嵌于网络中的社会资源，促进群体成员相互合作、互惠互助，从而为整个群体或个体提供社会支持。

但是，如何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则存在诸多争议。学术界通常根据社会资本结构性特征进行分析和分别测试，但对社会资本的结构性特征的分类缺乏统一的认识，这些争议延续在中国农村社会资本的构成及其测量中。农村社会资本由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规范构成，需要借由各种网络体现。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体系包括信任、网络、志愿主义、社区归属感和社区凝

聚力。裴志军（2010）从集体层面对农村社会资本进行了测量，提出农村社会资本的6个测量维度：普遍信任、规范信任、正式网络、非正式网络、共同愿景与社会支持。^[165]胡涤非（2011）采用帕特南理论，从信任、规范和网络三种维度测量农村社会资本。^[166]农村居民的信任、社区参与、互惠共享、合作、社区归属感等代表性强且测量的可行性高，是比较合适的测量指标。成卓（2020）认为，社会资本是指以社会信任、关系网络、社会参与、互惠规范等为表现形式，存在于内部成员间的具有生产性与外部性的社会资源。^[177]综上，中国学界普遍接受从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规范、社会参与四个维度测量农村社会资本。

（二）农村社会资本对长期互助护理保险制度可行性的影响分析及研究假设

本文提出的农村长期互助护理保险制度，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一种互助技术，构建出一种有益于农村失能老人的照料模式，该模式需要超越个体的行动，需要动员有相似需求的其他行动者。这种技术本身没问题，社会资本的支持是这种技术运转下去的关键影响因素。

假定农村居民是理性的，行动的动机是为了生存和延续，从而会尽量维持或取得有价值的资源。在此假定下，社会资本利用能够提供便宜获取的老年护理服务的资源，并以保险契约的方式制度化和长期化，农村居民参与长期互助护理保险是其理性的合理选择。下面从社会资本的四个维度——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规范、社会参与分别进行分析。

中国农村生产生活范围集中，村民比较倾向通过人际关系来传播和获取信息，因地缘、亲缘、业缘等形成的关系网络，加深了信息传递的深度和速度。关系网络越密集，沟通机制越优良，促进良性互动的同时使人们获得的信息更加准确、翔实，降低了行动的不确定性，^[18]有利于将个体的参与意向转变为集体行动，从而有利于推动农村居民参与长期护理保险。同时，社会网络中的“伙伴效应”“羊群效应”也有利于长期互助护理保险制度的建立。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社会网络促进了合作行动，提高了农村居民参与长期互助护理保险的意愿。

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信任是个体对其他主体某一特定行动的稳定心理预期，反映了契约一方对交易对方履行契约隐性要求的信心，以减少交易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19]社会信任有利于解决集体行动悖论，从而破解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囚徒困境”局面，促进社区资源整合。^[20]社会信任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人际信任，另一种是制度信任。农村居民基于与亲友邻里的长期交往与相互了解而产生人际信任，会提升互惠互利合作的意愿，进而提升参与长期互助护理保险制度的意愿。而农村居民制度信任源于过去政策制度的承诺兑现，制度信任支持了他们对长期互助护理保险制度未来的合理期待。

社会信任在重复交易中转化为共识、协调行动和集体决策，最终降低了交易成本，成为大量互利交易得以进行的主要保证。^[21]长期互助护理保险制度在产生前或产生初期缺乏重复交易过程，农村居民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参考，而该保险的最终给付具有一定的时间跨度更增加了交易的不确定性，从而导致农村居民参与长期互助护理保险制度的意愿降低，如果现实中存在具有相似功能的替代品，可能成为农村居民更信任的对象而被优先选择，从而挤出了尚未体验的长期互助护理保险的需求。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a：社会信任促进农村居民参与长期互助护理保险。

假设2b：社会信任抑制农村居民参与长期互助护理保险。

社会道德规范可以对个体行为起到引导和约束的作用。农村是农民祖祖辈辈长久以来的居住地，相互间的帮助以及人情往来普遍存在。“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种超越了家庭的邻里互惠关系经过长期博弈，最终以惯例习俗形态确定下来，潜移默化在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习惯当中。这种普遍的互惠在个体为他人提供便利时并不要求获得即时回报，而是包含了对未来的期许，^[22]

希望未来自己遇到困难时，别人也能帮助自己解决问题，这恰好契合了长期互助护理保险的制度理念。所以，本文提出假设 3。

假设 3：社会规范程度越高，农村居民参与长期互助护理保险的意愿越强。

社会参与在本文中是指农村居民为核心的多元主体不断互动的过程。“邻里聚会、合唱队、合作社、足球队等等，公民参与这些活动越多，横向互动越密切，就越有可能促成了共同利益而合作的行为”。农村居民积极参加村里的集体活动，能更好地融入社会，增强彼此互信，分享信息，获取社会资源，促进集体合作行动。^[23]社会参与程度越高，村民越了解长期互助护理保险，越能明晰这一制度的优势，相比不了解制度的人而言，做出参与决策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本文提出假设 4。

假设 4：社会参与程度越高，农村居民参与长期互助护理保险的意愿越强。

三、数据来源及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为了研究农村社会资本对长期互助护理保险的支持作用，本文以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的乡村调查数据为基础进行实证分析。本文之所以选择淮安市乡村进行调研主要基于下列三点考虑：首先，淮安市地理位置独特，处于我国重要的南北地理分界线——淮河两岸，自古以来南北文化在此交融。淮安由于漕运自明清时期便形成了开放包容、互利互鉴、重信诺的文化特点，^[24]从而成为研究社会资本对长期互助护理保险制度影响的范本。其次，淮安市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在江苏属于欠发达地区，2019 年淮安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8952 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8567 元，与全国平均水平接近，^⑤故从经济发展水平考虑，其研究结论对全国其他地区有较大的参考价值。最后，淮安市政府积极探索和施行多样化的养老政策。2019 年，淮安市淮安提出探索农村“互助+慈善”养老服务模式的战略，在落实经济困难高龄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护理补贴制度的同时，开展居家养老的宣传，并为居家养老的施行提供便利条件。^⑥这些措施或者观念与本文构建的农村长期互助护理保险有着高度的共鸣，使得淮安市淮安成为检验本文理论假设的绝佳选择。

对于样本的选择，我们采取了立意抽样和分层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首先，调查人员根据主观经验和调研目的及需求，从全市的区域中选择被判断为最具代表性的调研乡镇——淮安市淮安石塘镇。石塘镇具有村落布局集中的特征，便于相互提供护理服务。其次，根据石塘镇各个农村社区当地经济水平、风俗习惯、农村老年长期照护服务需求等特征，先分类再采用随机抽取的方法选取了 11 个村，分别随机抽取样本。对于样本规模的确定，本文根据变量数量及样本规模计算公式，^⑦在允许抽样误差 e 为 3%、置信水平为 95% 的条件下，确定样本规模为大于或等于 1067 份。

对于数据的具体采集，我们采用实地问卷调查的方式。调查对象为 18~65 周岁的农村居民，这是因为 18~65 周岁的人群是提供和未来接受护理服务的主要人群，长期互助护理保险是否能实施主要取决于他们的意愿，而 65 周岁以上的农村居民往往是被动地接受护理服务的人群。调查问卷的主要内容包括三大类：农村居民基本情况、对长期互助护理保险的态度及社会资本状况。每一大类的调查内容又分为多个维度或指标，譬如，社会资本分为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规范和社会参与四个维度。每一个维度的测度都是由一至多个问题构成。我们对问卷中的每一个问题采用李克特量表法设置了五个选项，如“非常同意”“同意”“无所谓”“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五种回答，分别记为 5、4、3、2、1 或 1、2、3、4、5，以便更好地表明被调查人对问题回应态度的强弱。

课题组回收问卷共计 1373 份（见表 1），其中有效问卷 1277 份、无效问卷 96 份，问卷有效率为 93.01%。为谨慎起见，本文基于统计学角度对调研问卷进行了样本质量检测，^⑧信度 Alpha 值为 0.801，调研问卷的可靠性是可接受的，同时效度 KMO 统计值达到 0.859，具备较高的有效性。

表 1 样本数据分布情况

回收问卷/份	有效问卷/份	有效率/%	信度 (Alpha)	效度 (KMO)
1373	1277	93.010	0.801	0.859

(二) 变量构建

1. 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农村居民是否参与长期互助护理保险”，实质衡量依据是农村居民是否愿意提供照护服务。另外，本文还将参与不同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意愿排序作为被解释变量，比较农村居民选择“时间银行制”（以服务换服务）长期互助护理保险、“付费制”（个人需要以货币缴纳保险费）长期护理保险及以上两者兼可的意愿排序，观察长期互助护理保险是否有优势及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选择不同制度的影响。

2. 解释变量。农村社会资本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本文将社会资本分为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规范和社会参与四个维度进行测量。基于对以往文献的分析，结合本文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具体指标的设计详情见表 2。本文基于变异系数法，对社会资本各维度指标下设的问题赋予客观权重，分别计算调查对象的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等维度的社会资本测度值，然后计算出社会资本总因子 sc。

表 2 社会资本测量维度及指标设定

维度	解释	具体指标
社会网络	强调日常的互动和社交	联系紧密经常往来的朋友的数量
		平均每周拜访乡邻次数
社会信任	制度信任:包括对政府养老政策的信任	您是否信任政府推行的养老政策
	人际信任:包括一般信任与特殊信任	您是否信任邻居朋友
社会规范	包括道德约束和规范:居民对邻里互助方面的认知及反应(道德状态);农村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及社区秩序	您是否认为邻里之间应该相互帮忙干活?
		您是否认为邻里之间帮忙应该不求回报?
		周围人的评价是否影响参加集体活动的决定
		您是否因是本村村民而自豪
		与其他村相比外村姑娘愿意嫁到本村吗?

		你们村经常发生邻里争吵事件?
		你们村是否经常发生家里东西被盗的情况?
社会参与	农村居民在村落社区中参与公共事务以及一些组织活动的情况	您是否经常参加村里组织的活动
		您是否经常参加邻里亲朋组织的活动

3. 控制变量。本文将农村居民的个体特征作为控制变量, 选取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子女数量、收入情况等指标。另外, 考虑到农村互助长期护理保险的特殊性, 本文将“是否准备一直在本村生活”“是否计划与子女同住, 由子女照护”“对将来年老照护问题的担忧程度”等指标作为了控制变量。

(三) 模型设计

考虑到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属于离散指标, 致使线性概率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具有严重异方差问题。因此, 为避免线性概率模型 (LPM) 的估计缺陷, 本文拟基于 Logit 回归模型展开研究设计。同时, 为进一步研究社会资本对长期互助护理保险参与意愿强度的影响, 本文还引入了有序 Logit 回归模型。该研究设计思路除能达到研究目的及研究深度逐层递进外, 还使研究结论之间更具可比性, 也一定程度相互验证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1. 基于 Logit 回归的模型设计。本文基于二元 Logit 回归模型, 研究社会资本各个维度对农村居民是否参与长期互助护理保险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y 为二分类变量, 其逻辑分布的累积分布函数为 $F(x, \beta)$ 。

$$\begin{cases} p(y = 1|x) = F(x, \beta) \\ p(y = 0|x) = 1 - F(x, \beta) \end{cases}$$

记 $y=1$ 发生的概率为 $p=P(y=1|x)$, 则回归模型如下:

$$\ln\left(\frac{p_i}{1-p_i}\right) = \beta_0 + \beta_1 Sc_i + \sum_{k=2}^{k=9} \beta_k \text{Con tr ols}_i + \varepsilon_i \quad (1)$$

$$\ln\left(\frac{p_i}{1-p_i}\right) = \beta_0 + \beta_1 \text{Net}_i + \beta_2 \text{Trust}_i + \beta_3 \text{Rule}_i + \beta_4 \text{Parti}_i + \sum_{k=5}^{k=13} \beta_k \text{Con tr ols}_i + \varepsilon_i \quad (2)$$

其中, 被解释变量 y 为长期互助护理保险的参与意愿, $y=1$ 表示愿意, $y=0$ 表示不愿意。对于第 i 个调研对象, 其愿意参与的概率为 p_i 、不愿意参与的概率为 $1-p_i$ 。主要解释变量为社会资本指标, 其中 Sc 为社会资本总因子; Net 表示社会网络因子、 $Trust$ 表示社会信任因子、 $Rule$ 表示社会规范因子、 $Parti$ 表示社会活动参与因子; 符号 $controls$ 表示控制变量, 具体指标参见表 3; 变量 ε_i 为模型的残差项。

表 3 解释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含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sc	社会资本总因子		2.818	0.451	1.278	4.732
net	社会网络		0.52	0.25	0.25	1.12
trust	社会信任		0.393	0.078	0.106	0.528
rule	社会规范		1.46	0.23	0.68	2.45
parti	社会参与		0.45	0.14	0.16	0.79
变量名称	含义	衡量指标	频率	占比%	y=1 的频数	占比%
gender	对照组“女性”	0=女性	640	50.1	420	65.63
		1=男性	637	49.8	376	59.03
age	年龄对照组 “18~25 周岁”	1=18~25 周岁	94	7.4	59	62.77
		2=26~35 周岁	260	20.4	160	61.54
		3=36~45 周岁	305	23.9	222	72.79
		4=46~55 周岁	333	26.1	205	61.56
		5=56~65 周岁	285	22.3	150	52.63
educ	教育程度对照组 “1 文盲”	1=没上过学	73	5.7	37	50.68
		2=小学	240	18.8	128	53.33
		3=中学	561	43.9	331	59.00
		4=高中	208	16.3	150	72.12
		5=专科及其以上	195	15.3	150	76.92
children	子女数量对照组“无子女”	1=无子女	96	7.5	66	68.75
		2=1 人	437	34.2	299	68.42

		3=2 人	570	44.6	345	60.53
		4=3 人	137	10.7	69	50.36
		5=4 人及以上	37	2.9	17	45.95
Ipattem	是否一直在本村生活 对照组“不是”	1=是	702	55	398	56.7
		2=不是	75	5.9	59	78.67
		3=不确定	500	39.2	339	67.80
income	上一年家庭的收入水平 对照组“1 万以下”，单位：元	1=1 万以下	177	13.9	119	67.23
		2=1 万~2 万	218	17.1	145	66.51
		3=2 万~3 万	286	22.4	168	58.74
		4=3 万~5 万	296	23.2	198	66.89
		5=5 万~7 万	175	13.7	88	50.29
		6=7 万及以上	125	9.8	78	62.40
Worr	对自己将来照料问题的 担忧程度	1=非常不担忧	57	4.5	28	49.12
		2=不担忧	246	19.3	122	49.59
		3=一般担忧	347	27.2	249	71.76
		4=比较担忧	377	29.5	243	64.46
		5=非常担忧	250	19.6	154	61.60

2. 基于有序 Logit 回归的模型设计。为了进一步观察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选择“时间银行制”长期互助护理保险与“付费制”长期护理保险的意愿排序的影响，本文进一步构建有序 Logit 回归模型。被解释变量记为 w ，其中 $w=1$ 为愿意以“付费制”方式参与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w=3$ 为以“时间银行制”方式参与长期互助护理保险， $w=2$ 为两种方式均可。三种方式表明了参与者提供养老服务意愿的强弱，即参与“长期互助护理保险”意愿的强弱程度， $w=3$ 的意愿最强烈， $w=2$ 的意愿次之， $w=1$ 对“长期互助护理保险”不感兴趣。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w_i = \begin{cases} 1 & w_i^* < a_1 \\ 2 & a_1 < w_i^* < a_2 \\ 3 & a_2 < w_i^* \end{cases}$$

$$w_i^* = X_i'\beta + \mu_i$$

$$\ln\left(\frac{p_1 + \dots + p_j}{1 - (p_1 + \dots + p_j)}\right) = \beta_{j0} + \beta_{j1}Sc_i + \sum_{k=2}^{k=9} \beta_{jk} Controls_i + \varepsilon_i \quad (3)$$

$$\ln\left(\frac{p_1 + \dots + p_j}{1 - (p_1 + \dots + p_j)}\right) = \beta_{j0} + \beta_{j1}Net_i + \beta_{j2}Trust_i + \beta_{j3}Rule_i + \beta_{j4}Part_i + \sum_{k=5}^{k=13} \beta_{jk} Controls_i + \varepsilon_i \quad (4)$$

$j=1、2、3$

其中， w_i^* 表示潜变量，无法观测到具体数值，同时设定 $a_1、a_2$ 为潜变量的门限值； w_i 表示农村居民参与“长期互助护理保险”的意愿强弱；随机扰动项 μ 服从 logistic 分布。模型其余指标参见表 3。

四、描述性统计与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调研数据显示，愿意加入长期互助护理保险和“付费制”的长期护理保险人数为 1174 人，占比为 91.9%，其中愿意参加长期互助护理保险的有 796 人，占比为 67.8%。可见，长期互助护理保险在农村有相当的群众基础。

社会资本各维度基于表 3 可以发现，社会网络维度差异性最大，说明调查样本中每个个体拥有的社会网络资源具有较大差异；差异性较大的维度为社会规范，说明各样本在互惠思想、社区归属感方面主观感受、观点具有较大差异；而社会信任维度在样本中趋同性比较高，说明政府主导的养老政策在农村地区信任度普遍较高，并且农村地区的村域内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氛围也普遍比较浓厚。

从样本的个人特征因子来看，一是调查对象男性占比为 49.8%，不同年龄段成年人人数占比分别在 20%~26.1%之间，这说明样本分布比较匀称；其中女性的参与意愿更强，其愿意参与比例为 65.63%、高于男性的 59.03%，这与女性耐心好、富有同情心、更倾向提供照护服务的社会认知一致。二是“年龄”变量的参与意愿概率呈“两头低，中间高”的特征，其中 36~45 岁群体的参与意愿概率值最高，达到 72.79%。究其原因，这可能与此年龄段群体的受教育度高、子女数量少及更严峻的“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局面等因素有关，从而让该群体意识到未来可能面临较强的养老压力。三是按居住地的稳定性分类的三类人群中有意愿提供服务的人数占比分别是：“一直在本村居住”的群体为 56.7%，“不确定将来是否离村居住”群体为 67.8%，而“可能不会一直在本村居住的”，即有可能年老后跟随子女去住城镇生活的群体占比为 78.67%。调研数据反映了居住地稳定性越差，农村居民越倾向于参加该互助制度。这与“越是确定在农村居住，参加意愿越强”的最初认知相反，而这可能与养老风险认知相关。确定一直居住在本地农村居民，大都因为身边有子女守护，认为自己将来失能后无人照护的风险较小，因此参与意愿较弱；而年老或许离开故土投奔子女或正纠结于未来去留的这类群体，更倾向于参加本地的老年失能照护计划，给自己“留一后手”，将“失能后的保障”掌握在自己手中。四是就其他因子而言，如子女数量越多或收入越高，则该群体参与意愿概率值越低。

（二）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进行模型估计之前，根据相关性分析得出，主要研究变量之间以及与控制变量之间均存在较弱的相关关系。为谨慎起见，本文还进行了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模型变量整体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值仅为 1.25，社会资本维度中社会参与度指标的

方差膨胀因子最大，但其统计值也仅为 1.35，均远低于多重共线问题的临界值 10。因此，可以认为本文构建的社会资本各维度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1. 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是否愿意参与长期互助护理保险”影响的实证分析。本文通过构建 Logit 回归模型研究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是否愿意参与“长期互助护理保险”的影响，同时慎重起见，为了确保模型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增加了相应的 OLS 估计，其模型参数估计结果汇总于表 4。

表 4 Logit 与 OLS 模型回归结果

指标	含义	logit 估计	logit 估计	OLS 估计	OLS 估计
		(1)	(2)	(1)	(2)
		OR 值	OR 值	Coef.	Coef.
sc	社会资本总因子	2.255*** (0.335)		0.171*** (0.030)	
net	社会网络		3.193*** (0.913)		0.243*** (0.055)
trust	社会信任		0.018*** (0.016)		-0.855*** (0.181)
rule	社会规范		3.481*** (1.048)		0.251*** (0.061)
parti	社会参与		2.415* (1.296)		0.181* (0.108)
gender	性别	0.648*** (0.084)	0.593*** (0.078)	-0.091*** (0.027)	-0.109*** (0.027)
age	年龄	1.045 (0.063)	1.099 (0.070)	0.010 (0.013)	0.021 (0.129)
educ	教育程度	1.402*** (0.100)	1.395*** (0.104)	0.071*** (0.014)	0.070*** (0.015)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数字为标准误。下同。

从表 4 可以看出，社会资本总因子对农村居民参与长期互助护理保险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社会资本总因子每变动一个单位，参加意愿的概率是原来的 2.255 倍，这与本文的理论分析保持了一致性。

从社会资本分维度回归结果看，社会网络、社会规范、社会参与对农村居民参与长期护理保险有正相关作用，验证了假设 1、假设 3、假设 4。而社会信任维度对调研对象的参与意愿影响呈负向关系，与研究假设 2a 不一致，与假设 2b 一致。从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农村居民社会信任的均值较高，所以社会信任干扰了农村居民参与的原因可能是长期互助护理保险缺乏实践经验，人们在权衡利弊的情况下踌躇犹豫、持观望态度；同时，农村居民更信任亲朋邻里自发的互助，这种自发的互助某种程度上替代了对长期互助护理保险的需求。

2. 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参与长期互助护理保险意愿强度的影响。本文将调查样本按照“长期互助护理保险”参与意愿强度，进一步由弱到强细分为以付费方式参与、两种方式均可、以时间银行制方式参与三类，基于有序 logit 回归模型再次进行估计，回归结果汇总于表 5。

表 5 有序 logit 和 OLS 模型回归结果

指标	含义	ologit 估计		OLS 估计	
		(1)	(2)	(1)	(2)
		OR 值	OR 值	Coef.	Coef.
sc	社会资本总因子	1.790*** (0.218)		0.222*** (0.051)	
net	社会网络		1.850*** (0.418)		0.240** (0.094)
trust	社会信任		0.104*** (0.078)		-0.852*** (0.309)
rule	社会规范		1.713** (0.426)		0.176* (0.104)
parti	社会参与		4.203*** (1.913)		0.603*** (0.184)
gender	性别	0.602***	0.573***	-0.209***	-0.222***

		(0.067)	(0.065)	(0.046)	(0.046)
age	年龄	1.161*** (0.061)	1.174*** (0.064)	0.058*** (0.021)	0.059*** (0.022)
educ	教育程度	1.184*** (0.070)	1.169*** (0.071)	0.068*** (0.025)	0.060** (0.025)
children	子女数量	0.853** (0.059)	0.848** (0.059)	-0.067** (0.028)	-0.066** (0.028)
lp1	确定一直生活在本村	0.533*** (0.124)	0.568** (0.134)	-0.240** (0.100)	-0.224** (0.100)
lp3	不确定会一直生活在本村	0.586** (0.133)	0.588** (0.135)	-0.219** (0.099)	-0.220** (0.098)
income	上一年家庭的收入水平	0.809*** (0.031)	0.815*** (0.032)	-0.087*** (0.016)	-0.083*** (0.016)
worr	对未来失能照护的担忧程度	1.130** (0.055)	1.143*** (0.056)	0.047** (0.020)	0.053*** (0.020)
/cut1		0.610	-0.114		
/cut2		2.092	1.382		
_cons				1.507*** (0.209)	1.806*** (0.230)

从表 5 可以看出，社会资本总因子对提高农村居民参与长期互助护理保险的意愿具有正向作用，社会资本因子越大，农村居民参与意愿越强。

在分维度回归结果中，社会网络、社会规范、社会参与的概率均大于 1，对被解释变量存在正向影响效果，这三个维度的因子值越大，越容易被分到后面一组，即社会网络、社会规范、社会参与越丰富，农村居民参与“长期互助护理保险”的意愿越强，该结果再次印证了研究假设 1、假设 3 和假设 4 的合理性。而社会信任的因子越大，农村居民越倾向于“付费式”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这与研究假设 2b 相符。金钱相较于劳动力而言，在农村是更稀缺的资源，确实反映了这部分农村居民对“付费制”长期护理保险更大的信任。其原因在于，“以服务换服务”的长期互助护理制度尚未建立，农村居民认为保险是否承诺兑现具有一

定的风险，而“付费制”长期护理保险有着与新农保、新农合相似的特征，政府已兑现了新农保、新农合的承诺，故“付费制”长期护理保险能赢得农村居民更高的社会信任。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取变换研究变量、^⑦随机抽取样本（随机抽取 80% 的样本）、考虑聚类稳健标准误（如基于受教育程度等进行聚类）等思路重新进行 Logit 回归及有序 Logit 回归估计，得到与原模型基本一致的估计结果。

五、研究结论及建议

在老龄化的大趋势下，农村老年人失能照护问题亟待解决。本文通过对江苏淮安市农村居民相关的调研数据分析发现，“基于时间银行的长期互助护理保险”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调研样本中愿意通过“时间银行”方式参与长期照护的人数占到调查人群的 62.3% 以上，而愿意接受家庭之外照护服务的人数占到调查人群的 91.9%，说明本文构建的长期互助护理制度具有相当规模的现实基础。

本文基于 logit 回归及有序 logit 回归实证检验且交叉印证了农村社会资本总体能够为该制度提供社会资源支持，但社会资本各维度对“长期互助护理保险”的支持力度存在一定差别。其中，社会网络、社会规范、社会参与的观测值越大，农村居民越愿意参加长期互助护理保险。而社会信任维度的观测值越大，农村居民越不愿意参与长期互助护理保险，或越愿意参与“付费制”的长期护理保险。其原因在于，长期互助护理保险缺乏实践经验，尚未得到验证，使得农村居民更相信亲朋邻里的自发的互助，或更信任有经验可循的“付费制”长期护理保险。以上充分说明未来长期互助护理保险具有实施的社会土壤，但初期的推行会有一定的阻力。

本文还发现，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数量越少，年龄越大，参与“长期互助护理保险”意愿越高，这可能是由于他们对老年失能风险感知更加强烈。而与一般认识存在较大差异的是，农村居民未来居住地越不确定，越愿意参与长期互助护理保险。这可能是由于他们在未来是留还是走的纠结心理中，希望自己的护理服务给乡亲留下情谊，如果未来因对乡土的眷恋留在本地，可以为自己老年生活留下最后的保障。

综上，本文建议如下：

第一，可以充分利用农村的社会资本缓解农村老年人失能照料问题，尤其社会网络、社会规范和社会参与维度所提供的社会支持，鼓励农村居民相互提供“照护服务”。具体来说，应进一步弘扬传统文化，强化尊老敬老的公序良俗；结合风土人情，改善人居环境，振兴乡村，让农村居民为自己家乡感到自豪；开展多样化集体活动增强农村居民间的互动，在互动中提升人们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营造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

第二，开展长期互助护理保险需要提升农村居民对该制度的信任度。首先，要精细设计长期互助护理保险制度，尤其是服务时间的计量、兑换和记账制度，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可以先小范围试行，若发现问题便及时修正，保证正式推行时能经得起考验；其次，应该大力做好长期互助护理保险的宣传推广工作，增加人们的了解和信任。

第三，满足失能老人护理需要充分发掘年轻人的潜力，制度才具有可持续性。在继续提升农村教育水平的同时，也要倡导年轻一代继承和发扬优良的传统文化，建议发挥乡村基层政府作用，用新时代、新发展、新环境下的（潮流）方式吸引年轻人参加集体互动，培养年轻一代的责任心和集体主义精神。

注释：

①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2021年5月。

②数据来源：国务院《关于“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2021年2月21日。

③数据来源：江苏省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jiangsu.gov.cn>。

④<http://www.maxlaw.cn/huaian/news/953737109594.shtml>。

⑤在简单随机抽样中，样本规模计算公式为：
$$n = \frac{t^2 \times \sigma^2}{e^2}, t:$$
为置信度所对应的临界值； σ 为总体的标准差； e ——样本误差。资料来源：风笑天, 2013《社会研究方法(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⑥本文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时，仅考虑了问卷中涉及社会资本指标的所有变量。

⑦变换研究变量的检验思路为：将原基于变异系数测得各维度社会资本指标，更换为等权重加总整理的相应指标，同时引入控制变量的二次项及交叉项等重新进行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各社会资本维度指标均未发生明显变化。

参考文献：

- [1]张盈华. 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可持续评价与趋势分析[J]. 人口学刊, 2020(2):80-89.
- [2]李月娥, 明庭兴. 长期护理保险筹资机制：实践、困境与对策——基于15个试点城市政策的分析[J]. 金融理论与实践, 2020(2):97-103.
- [3]卢瑞鹏, 房芬, 李红艳. 长期护理保险财务“质态均衡”探析[J]. 卫生经济研究, 2019(5):59-63, 67.
- [4]荆涛, 张一帆. 我国农村地区实施长期护理保险的可行性分析[J]. 学术探索, 2015(7):89-94.
- [5]宋宝安. 农村失能老人生活样态与养老服务选择意愿研究——基于东北农村的调查[J]. 兰州学刊, 2016(2):137-143.
- [6]王立剑, 金蕾, 代秀亮.“多元共服”能否破解农村失能老人养老困境?[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2):101-108.
- [7]石人炳, 王俊, 梁勋厂, 从互助到互惠:经济欠发达农村地区老年照料的出路[J]. 社会保障研究, 2020(3):35-41.
- [8]Lasker J, Collom E, Bealer T, et al. Time Banking and Health: The Role of a Community Currency Organization in Enhancing Well-Being[J]. Health Promotion Practice, 2011(12):102~115.
- [9]李海舰, 李文杰, 李然. 中国未来养老模式研究——基于时间银行的拓展路径[J]. 管理世界, 2020(3):76-90.
- [10]布迪厄.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 包亚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202.
- [11]詹姆斯·科尔曼. 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册)[M]. 邓方,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354.

-
- [12]Robert P. Bowling Alone: America' 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J]. Journal of Democracy, 1995(6): 65-78.
- [13]弗朗西斯·福山. 公民社会与发展[M]. 俞弘强,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3: 71
- [14]林南著, 张磊译. 社会资本: 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30.
- [15]裴志军. 村域社会资本: 界定、维度及测量: 基于浙江西部 37 个村落的实证研究[J]. 农村经济, 2010(6): 92-96.
- [16]胡涤非. 农村社会资本的结构及其测量——对帕特南社会资本理论的经验研究[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4): 62-68.
- [17]成卓. 社会资本视角下破解西部民族地区农村深度贫困难题的路径选择[J]. 西南金融, 2020(9): 38-48.
- [18]林南. 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理论[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18-46.
- [19]Willimsom O E.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Some Elementary Consideration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3 (2): 316-325.
- [20]张继亮. 走出集体行动困境的社会资本逻辑理路探析[J]. 学术交流, 2014(6): 45-49.
- [21]章仁俊, 刘耀祥. 社会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分析 [J]. 商场现代化, 2007(12): 170-171.
- [22]赵浩华. 社会资本流失下互助养老的发展困境及对策研究[J]. 学习与探索, 2020(9): 141-146.
- [23]赵周华, 王晓琳. 社会资本与农村老年人口返贫阻断: 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6): 67-76, 91.
- [24]吴士勇. 明清时期淮安漕运文化特征述论[J]. 运河学研究, 2020(1): 44-58.